佛說阿惟越致遮經卷中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草

不還品第七

佛復告阿難何故如来說美菩薩為
不還乎於是菩薩一切所存處處造
行超越諸有而逮佛明蠲除諸行降
伏此已則不復還所以者何見一切
法不有往還超度凡夫捐捨俗慧入
佛明智獲無所住諸法平等所以者
何用致寂界非動凡夫不立聖道塞
諸惡路免濟情欲於食無食逮上明
遊拔去諸見則無所著无有諸邪六
十二見已越生死觀於泥洹喻之无
為釋棄衆想不隨經籍淨垢惡道捐
棄貢高不慢自大出於无黠憂惱之
先破壞愛欲滅除衆冥拔去貪樂捨
置塵埃憍慢自恣止息斯号遠離世
智故思佛乘等獲聖慧菩薩捐志捨
愛欲界則習本淨過去聖滅之志衆
慧无上諸佛所解欲以顯恩一切衆
生極尊無極為一切乘此則佛慧菩
薩獲斷諸想无想等除一切狐疑之

界菩薩逮是則不復還又問阿難其
有人不住於道恚當立之以道是者
覺了衆生明尒則道能覺如是即制
人想所以者何知於空事人界難議
平等道慧所以者何分别若此群黎
之種則空淨界人種亦空遠於衆想
一切諸人與空無特許不有身不獲
不住彼則亦空虛空無空免一切想
無念致道蠲除衆生虛空之想无棄
不棄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為平淨
一切衆生而無所猗等於所釋故無
所得已不有獲是以不来此者乃計
為之不還有為无為於一切法覺了
所會越度諸恚故謂不還於是佛頌曰
彼則無所生　造行如所處　蠲除諸所住
是謂不復還　曉知於往還　不著一切法
所住不可得　是故不還此　其凡夫之行
及佛世雄教　不然无所量　故謂不復還
諸法无復来　亦不得諸住　以獲无去来
是謂不復還　其人未嘗住　不至于三塗
逮致佛道明　則謂為不還　决除一切欲
於食而不著　得至於道場　則謂為不還
衆見之所行　分别六十二　不墮於彼際

則謂為不還 此法無終始 已捨離諸畏
斯慧如本无 是故不至此 所應無為寂
不著諸塵勞 逝除彼衆想 是故不詣此
已斷諸惡道 洗去衆垢著 學寂然无為
則謂不復還 降伏於弊魔 及官屬兵刃
永无有衆念 是故不詣此 攪拔癡憂慼
蠲除愛欲根 斷截慼貪婬 是故不詣此
降制諸塵垢 拔去於衆想 究竟至尊慧
故謂不復還 捐去衆愁慼 破壞於貢高
憶斷於五陰 故謂不復還 志乗得光明
備乗无有上 不貪愛欲患 故謂不復還
已知佛藏處 諸藏中第一 過去佛所辯
是故不詣此 彼處於尊乗 佛聖无有上
識去諸狐疑 是故不詣此 受千无數人
勸立於佛道 以得立聖軌 是故不詣此
曉了空无界 等心於人界 遠離諸著想
是故不詣此 曉了一切界 法界亦如是
衆生不可得 是故不詣此 分別黎民界
虛空無思念 一切法如是 是故不詣此
其人而无心 退除於衆想 諸念不成道
則謂為不還 吾是故阿難 歎說於不還
諸事永不來 得住於佛道
佛告阿難 是故如來 至真等正覺歎

美菩薩為不還亦當知此為善權方
便也

阿惟越致遮經無著品第八

佛復告阿難何謂如来歎美菩薩為
无著也是菩薩沒一切行離於處土
不倚諸佛度脫衆生不有所造塵勞
之垢及與苦樂以滅色欲救濟一切
故謂為无著弗得衆生不獲欲埃非
貪如故謂無著釋去侵欺處无所住
一切法空以了寂靜不習衆想諸想
以定則除衆恩不計有人壞滅所志
而智空法得無所著佛道无恩具足
不怙故謂无著演說典籍破壞衆瑕
歎於往古等正覺教當来現在而不
放逸清淨離穢唯論寂然故謂无著
菩薩大士開化諸人立于佛道求聖
路者於一切法而無所慕具足慈心
行佛之仁永不有處彼慈如此故謂
无著化立衆生亦不得人究竟大哀
曉了不處故謂无著為衆生故加恩
見道法无法想斷除如此故謂無著
讃揚覺力計有頙數獲於不住知拔
除衆根志化衆生了清淨法使成道

義永不有倚故謂不著靚不依處剎
不貪身於諸万物非有所依求及與
衆會不毀万物講有為法如是无本
故謂无著遊諸佛土去无所至不起
本末靚佛聖尊覺道无寂故謂无著
非有依處立如斯土於無量剎平等
諸國不調戲界清淨不足住福德之
域空无諸剎不退轉地無有女人擇
去塵勞睡眠之志得佛聖國除陰蓋
土降魔官屬去諸怨敵入寂然土感
動變化立於願剎土衆求國菩薩具
足之威耀住无所住靚獲佛意淨印
印多所安國捨離一切瓔珞寶飾衆
垢之瑕究無為地一切最尊成如是
像微妙佛處諸法皆空具足道行故
謂无著蠲除衆樂諸根不可於一切
法不瞋不怒寂平等乘則為佛慧身
口心同習無上寂慕求聖道不著軌
迹不想思人悲念衆生無心不心勸
化无數億百千人使立大道開示萌
類使念佛法等諸人物導利无數衆
庶黎民令發聖意而無等倫一切諸
法均空特異本空慧同立之不想能

等如是知無所倚已了若此應其衆
生而為說法不慕諸利无倚經籍具
足離根講法如是永不有言多所化
濟不見度人救於衆生著斷諸事免
諸貪身趣越貢高觀一切法不起不
滅開化群黎万物之想令不壞色痛
痒思想生死之識凡夫不動則應解
脫而立佛法者道迹者化之不倚則
成除曷導利所依令无佛想則為勉
濟勸發菩薩弘不念心救道因緣諸
憒亂意離癡狂詐具足三昧成就定
意不懷衆想拔於邪智令觀正慧化
發聲聞慕叉迹者制倚父母妻子舍
宅兄弟姉妹令除恩愛度著國土財
色万物貪求之想塵勞顛倒開化諸
著万物之想慕離於家而為寂志懈
廢羸劣等脫諸相成入佛土欲垢之
法與發道意心不有二未嘗生念是
無為法此生死法因緣無緣道意俗
心犯戒護禁開化此輩與二相者使
其无念度諸根本故曰無著衆祐賢
聖懈怠精進男子女人頑愚聰達明
聖闇結導利此等令无二心救進衆

生故曰无著是諸菩薩成不退意或
有受別又復不著斯諸菩薩近道遠
道分別此義不生二想得逮聖路至
不起餘而般泥洹便離發意而不有
倚緣此諸法以開化人如是自然解
一切法演無根本故曰无著時佛歎曰
釋除一切行 所尊亦如是 棄捐諸言教
故曰為无著 鋤捐諸塵埃 度脫動苦患
救濟于衆生 名之曰无著 察人不可得
欲垢亦如之 諸法无可獲 故曰為无著
蠲去衆顛倒 立心處不惑 分別知法空
可曰為无著 了解知空義 无有諸想著
除去一切顛 号曰為无著 捐除一切想
及人衆惡念 心無邪乱意 故曰為无著
解空无所依 佛道不可量 勗勉大精進
故曰為无著 講經所因緣 淡請无調戲
勸人立道德 興名曰无著 真人修行慈
欲令衆生安 勸人不可得 故曰名无著
本无講經籍 加恩衆生類 未嘗有人想
故曰為无著 正真根力覺 為人分別說
已身逮此慧 故曰為无著 知人之寂定
清淨法致道 開演大聖教 故曰為无著
不信諸万物 現目之所覩 一切虛無有

是謂為无著　无倚諸佛土　在國行仁義
平等覺所處　為衆生講法　真人覺正教
則覩于无見　如諦觀聖覺　是謂為无著
成就自然國　今我得知之　究竟无本始
是謂為无著　除去諸所知　心不懷瞋害
應真如无恨　習成寂然道　定意而不滅
靖泊无所起　念道亦如是　故謂為无著
人物不增動　衆生界如是　億萌亦普然
化立道之義　群生及與道　所處永无念
計慧悉平一　是謂為无著　平等无像類
一切法亦然　心正若如道　故曰无思念
所謂為應真　諸法非所著　能為人分別
寂尒而無倚　為人講法義　雖言而无教
普度无量人　見衆不有動　衆生无可獲
諸民除斷著　拔人離邪見　度衆勤苦惱
一切法不起　所處亦無滅　覩衆生諸想
脫群民困厄　无增壞諸色　痛痒亦如是
想識於生死　濟之令无他　不動賢聖法
凡夫亦如斯　立之以佛義　度使志无著
衆人懷果想　及緣覺之念　超越於覺意
為人說此法　以興發道心　常依所布施
戒忍亦如是　故講无所倚　知解之顛倒
與智於精進　以除斯諸想　故說无著法

遺意之所念　邪智若慧明　於此无所行



故說无著法　是法不生念　了別无若干
而說如此法　故說无所著　自計已有身
猶聞多所念　以為除此想　故說无所著
諸法非有思　解知不若干　演說斯无根
故曰為无著　父母兄弟子　空寂之所有
則為生死行　不能成佛道　慕妻及婦婇
所倚皆歸妄　設其不有保　故名曰无著
造與生死事　則有親族念　見因有情欲
吾我之友黨　自念身有我　心馳衆諸事
分別墮顛倒　必則處塵勞　棄捐於生死
諸婬之災患　諸惕沍德　故說於无著
所講勞垢法　與衰及諍訟　斯皆言有耳
是曰為无著　衆所多竟利　放逸貪万物
欲救此等類　故說无著法　寂寞空无著
心念行學道　頑鈍意如斯　顯學於无著
唯見卑賤法　不覩真妙義　常省於衆念
故度至无著　除棄凡夫義　尊精慕佛法
拔去衆民求　故曰為无著　若觀善惡行
如是衆數法　無量人亦然　故救於无著
以具諸相好　精進不可計　而倚於此福
仁賢得濟度　莊嚴諸佛土　成就尊上法
依怙覺正剎　度之至无著　无為法之

若得致獲 [illegible] 斯乃聖道行 則[illegible]至願
无戒不亂花 放逸及智慧 [illegible]人
便者斯三事 衆生興此相 諸念不可計
諂偽若等者 故說无著法 [illegible]
亦念若无德 分別凡人法 故說无所著
以得若是行 男子及女人 [illegible]
斯則興三心 入起此二事 [illegible]為
用倚是三際 故度至无著 [illegible]
興造而不作 欲以近聖道 [illegible]念
獲致若大道 不起无所滅 [illegible]
用求若无為 若彼受衆生 [illegible]
以故因无著 救濟諸求想 是[illegible]
為現阿羅漢 因以發法忍 自謂為无著
講說羅漢等 斯應為菩薩 名住无所著
獲致无上道
佛告阿難如來至真等正覺說
菩薩无著亦當知之善權方便也
阿惟越致遮經聲聞品第九
佛告阿難何故如來光耀菩薩為聲
聞乎菩薩大士開化无數不可計人
令聞佛法分別經籍故謂聲聞使聞義
聖道淨不放逸故謂聲聞使聽无為
安隱甘露根力覺意意止意斷是[illegible]

此事速至道慧故謂聲聞令得空慧
身无堅固闇昧之人閉塞不解所以
者何乃貪己身諸入之事眼存為色
了觀如是則成佛眼其目普見不可
思議眼无所倚究竟此目致一切法
故謂聲聞計此諸法如呼之響莫得
著音非有說者亦无聽者無香想香
亦不有嗅辟如有人卧出夢中嗅種
種香計此無香此則或事思想所為
一切諸香人所嗅者辟若如夢而無
堅固解斯音者則謂聲聞音之味味
亦復為空著肉段如為舌或智者了
之不為味惑辟如聚沫以離諸論无
可為喻明者觀之知无所有不可得
持想著味者則致惡罪莫思六界以
分別味心則開解意不放逸若知此
者心想无為各各分別謂所聽義而
聞此空故謂聲聞曉了其諸入之事
聽之為空身自寂然未嘗有生不知
所起無生不生則為聖道故謂聲聞
若所聽者皆无所有解身自然不起
不滅故謂聲聞聽于布施惠以法行
不可思議佛猶此路致於佛道心有

所施不自見心以無意志逮得聖慧
所以者何如其所種必獲其實亦不
有果說果之聲聽衣食施計物之施
所與薄耳一切所捨法施為尊無得
貪惜莫懷施想雖有所惠不得悕望
辟如幻人無有心意不與想念欲成
行者无得想施所以者何施不悕望
則順道行故謂聲聞離諸所音一切
塵埃都无所聽離諸有為不可以音
聽受佛法分別諸響而无所倚所以
者何二事造聲雖有二事則无所有
因緣合致則有二事用有人故而致
法音故謂聲聞於是佛頌曰

使无央數人　聞佛无念法　以故謂聲聞
則勇猛菩薩　聞寂定之道　恬靜不放逸
无量人聽法　故謂為聲聞　聽澹泊安隱
諸樂非有像　以故為聲聞　至寂然无為
聽于覺根力　具足意止斷　自究竟斷事
故謂為聲聞　聽身所有空　不可得堅固
愚騃之所慕　故當時了體　其目无所覩
不聽亦如茲　衆生為見侵　闇塞不了了
若得成佛眼　等自不可議　致之在本无
開化諸闇昧　无量人聞經　諸法非有與

此以得名号　稱存于聲聞　其无所聽受
了之如呼響　不見有說者　亦復无所聞
所以名聲聞　令衆人聽受　計本不有聞
莫為音所惑　譬如人寤夢　嗅於无數香
恍惚不可得　遊逸嗅於空　了香亦如此
未嘗有嗅香　無量人失志　菩薩令開明
計舌无所猗　肉段不知味　設使肉解甘
舌亦當識之　无倚此諸想　念美為凶危
六界不可念　分别諸味種　菩薩大勇猛
目覩分别此　因聽而致之　故曰為聲聞
自分别已體　是則空自然　能了此虛无
則無起不生　若无所興隆　則解此聖道
令羣黎聽法　是則謂聲聞　計心言本淨
無形不可得　是者莫有人　聽此為聲聞
猶如幻化生　滅盡則亦空　若有覩衆想
了之為聲聞　又聽所施與　法施不可念
是軌為聖路　尒乃成佛道　隨其本所種
獲果亦如之　不可思議施　成大道无念
衣食施薄福　法施為最廣　未嘗有悋惜
此則聖慧塗　弘无想之心　布施不有著
如是惠施者　疾致成佛道　捍去一切心
計耳无所聞　超度諸合會　故謂為聲聞
因呼有響應　假使不著音　則扵衆聖尊

佛法无有上 諸可不聞響 一切而无倚
不二無若干 暢音有聲聞 无數佛演法
令彼聞其音 計所聞如響 樂人成佛道
善遊諸佛土 所聞不以乱 平等覺所處
世尊無有上 聽千三千世 所住如虛空
計人等猗寂 若泥洹无形 世人所著想
計倚有四大 是則為虛空 泥洹為想念
解諸種如是 莫得計堅固 本无生死者
不滅盡塵勞 万物不究竟 計人弗可得
此諸法寂然 未有覩衆界 令黎民聽此
夙夜亦如之 彼不興衆念 我化諸人間
使人得聽法 如此為弟子 所聞无所聞
故歎曰聲聞 雄人念往古 聽受最上法
覩不分別經 一切法一切 講音无所偏
教度一切會 為衆人說法 是則為聲聞
則講无為界 清淨不放逸 諦觀无說法
佛法亦如之 觀法不去遠 佛之所講揚
彼法亦不近 是故无所猗 所以謂弟子
聽採隨此教 勸化於羣黎 斯乃為聞法
阿難我是故 講說聲聞化 假号曰弟子
則菩薩大士

佛告阿難是故如来至真等正覺歎說菩薩為聲聞當知是義亦善權方

便也

阿惟越致遮經縁覺品第十

佛告阿難何故如来頒宣菩薩為縁覺乎於是菩薩目覩諸法何謂目覩一切法空无有像類而不可壞現在覺觀法不可滅故謂縁覺諸佛經籍不可思議曉了諸萌志如泥洹无有內外則不可獲一切諸法不起不滅人之本際則泥洹也所号本淨但著言耳則无所有法不可逮因名演稱語无所達所以者何其言則空口之所說不解已無法本之際佛道之元分別觀斯故曰縁覺自察色陰但是聲耳此色陰者計於色生雖有名矣以離言聲則无有陰其色陰者无身無我所以者何因口作号所言亦空不起不滅所言自然不著吾我不得久存況口言乎目覩色陰則為痛痒痛痒陰滅則不有名因口之說号為痛痒痛痒陰身无我所以者何所謂痛陰其言則空不起不滅言不著身則無所住況於言乎曉痛痒陰即觀想陰若寂想陰則無思想想陰号耳

無身无我所以者何口之所說思想
陰者其言則空不起不滅分別言已
不著自然心無所立何況口言觀想
陰已則生死陰已滅行陰則无生死
所謂行陰无身無我所以者何所号
行陰言其則空不起不滅但者言耳
不得久存況口所說觀行陰已則有
識陰假使識陰倏然寂滅則此識陰
但陰聲耳所以者何其号識陰是則
空耳不起不滅其言自然无所住止
況言說乎是五陰者皆無所有分別
本无故曰緣覺所以者何斯口之言
緣對而致無緣不緣諸因講說有言
无言五陰之事於此一切永无所著
不造衆因故曰緣覺於是佛頌曰

目覩一切法　分別知之空　不著於諸色
究竟莫有相　現在觀此法　解空知自然
分別了澹泊　不可得根源　現在獲於斯
曉五陰如此　則為平等覺　緣覺无思念
衆生志无為　其心不可獲　本際无有起
淨无無思議　一切人不起　觀見无所滅
諸法无動興　是謂為无為　衆生皆泥洹
省察是所趣　无人猶若影　故曰為无為

不用是名稱　群黎為泥洹　不起无所滅
如口所歎詠　敢可說恚空　人不解非言
是故為衆生　示現說泥洹　口所發假言
无處亦无念　因口而有訓　求本不可得
陰不在本際　口言无所顯　諸聲所稱說
人際亦无念　一切願泥洹　本无及始際
澹然无放逸　則救有所將　本淨遊乎響
衆生亦復然　无形則空寂　本淨无心念
法本為若此　假名而讚揚　其源不可得
所以有言說　不以諛諂事　而可分別解
其際則空无　便了衆生本　其言不依講
口言无所顯　諸群黎如此　則不著人本
所發陰則空　其聲无所別　其說亦如此
而際亦復然　其无諦如是　覺已无所念
是則平等道　緣覺无思議　覺了於本色
此但陰聲耳　寂滅斯色陰　則无有言聲
自然釋之去　是則曰无形　吾我既自然
觀之无有處　因言謂之陰　色本不有身
其聲皆歸空　不起亦不滅　因口而告言
求本不可得　其說因癡興　号之謂色陰
現在觀識陰　諸聲无所有　此陰以寂滅
則无有響陰　於此遠離身　所謂吾我者
計已自然空　未嘗有堅住　口之所緣陰

識陰則虛空 口言本則寂 不起無所滅
若有所頌說 察之志本無 無黠之所言
故演為色陰 諸音无有說 其限不可得
不起无所滅 無處而不決 無塵勞侵欺
亦不造諸法 不執無所捨 莫調不浧洹
彼亦無寂滅 不有所覩見 不樂施欲埃
不怠不精進 不乱不一心 彼亦无守戒
非物可成就 何故當持禁 五道非有念
无思亦如斯 不恐无所畏 不脫而不縛
雖講无所演 是為色所入 一切法音然
無獲莫著言 現在逮是覺 无盡之法說
以成是三昧 則无諸響聲 目自分別此
響之等如稱 諸法亦如是 无言不有著
曉了因緣者 知音无所有 故号平等道
是謂為緣覺
佛告阿難菩薩大士現在分別有明
无明是行非行有識不識色與不色
六入無入諸習不習痛痒非痛痒恩
愛莫愛不愛捨受有與不有生若不
生老病死患一切自然察之本無如
是觀者故曰緣覺於是佛頌曰
現在了无慧 未嘗倚為明 不成立有形
若如水中影 聰達曉諸義 不著一切法

假使不倚經 是則慧者相 明與身无異
一切諸法相 覺了此緣趣 故曰為緣覺
所号身之行 其軀无所造 永不有內外
則超生死體 終始猶芭蕉 非根无有貌
不起莫有滅 等辟如虛空 現在曉了此
則勇猛菩薩 斯号平等聖 緣覺如无念
分別一切法 寂行如幻化 其識自然令
現在曉了之 忽然解斯心 知識行如之
諸所道示想 明識諸法空 分別識其然
一切无所著 了如是法者 知識亦如幻
所可号名色 身及諸音聲 眾貌空不成
是謂自然相 心馳騁六情 如幻化无言
現語非音聲 計自然志空 久遠來習之
因發諸入處 彼則分別習 名自然如空
習以成志无 進念起眾更 若曉習本寂
則知法無住 目觀習自然 觀眾更志寂
不與凶罪殃 故曰為緣覺 曉了諸痛痒
皆空如本淨 辟如泡起須 志敬空无形
斷除眾恩愛 則從无著法 情欲已永盡
故曰為緣覺 若受而不受 則空无有有
非形何成就 辟之如野馬 吾无所與想
身生亦如是 計本自然生 无根非有形
以離起滅法 則不畏當終 未當復成身

중앙일보 이미지

一切得自在 現在獲此慧 永无有著者
又縁覺之音 則造菩薩行
佛告阿難如来至真等正覺以是之
故讃揚菩薩為縁覺也亦當知是善
權方便如来用是之故光耀菩薩大
士持信奉法八等道迹往来不還無
著聲聞縁覺也
阿惟越致遮經釋果想品第十一
賢者阿難而說偈言
世尊所演說 假号名泥洹 喻之若虛空
度於无所有 雖有所講說 則非以辞言
諸佛行善權 合集說法耳
於是阿難說此偈已前白佛言惟天
中天其世人民不解如来至真等正
覺隨時之化則自侵欺不了如来何
因分別菩薩大士持信奉法至于縁
覺也
世尊告曰若有明者於過去佛積功
累德心開意達不見侵欺所以者何
曉了諸法辟若幻夢影響野馬水月
所以者何菩薩大士分別此慧則不
自侵懈懃修學如来之法精進不懈
則不自枉佛於是頌曰

世尊之所讚　讚揚於聖道　是故之因緣
菩薩行勇猛　少智懈怠者　不能解此義
故當修精進　如來以此説　道意所遊生
世尊有開化　故分別此慧　清淨之明哲
彼解道意者　知聖不可獲　若致得知軌
心覺五事空　空者不知空　寂定非不言
悉除一切音　故讚唱空法　捉空无所得
未嘗能獲者　假使不可持　則知為空義
設有解是五　分別了空慧　成得无放逸
則不自侵欺

尒時五億比丘志懷持信即從坐起
住世尊前叉手自歸異口同音而歌
頌曰

今世尊大聖　蠲除諸狐疑　平等覺所宣
志立于大道

復有五億比丘聞是之説皆悉奉行
悉住佛前等心頌曰

唯世之光耀　吾今離猶豫　聖尊之所歎
分別佛大道　志願奉法迹　正慧无罣导
道德自然成　開化諸十方

復有千億比丘懷八等想聞此歎頌
即從坐起叉手而立俱歌頌曰

志所懷八等　今則釋疑網　心已分別了

所因見八等
復有十億比丘懐道迹念自從坐起
叉手而立同説偈曰
導師及吾類　以獲致法明　乃知平等覺
所因演道迹
復有二百五十万比丘志懐往来心
則從坐起叉手自歸同歎頌曰
我等本依倚　志懐往来心　今日永无難
存亡無放逸
復有五十億比丘懐不還想而説頌曰
導師尊无上　今日无調戯　永捨諸果想
致聖導光耀
復有三十五億比丘懐无著想興立
四禪即從坐起叉手説是偈曰
今吾不猶豫　逮致无餘法　解諸乗平等
辟之若如幻
復有五十八億比丘意懐聲聞即從
坐起叉手而立則讃偈曰
吾等犯斯言　意欲度衆生　所演謂聲聞
今日乃達知
復有五億比丘即從坐起興緣覺想
叉手而立同心頌曰
今日乃目覩　緣覺之所因　世尊分別説

緣覺无思想
復有百万比丘尼謂成道迹往来不
還无著果想即從坐起叉手而立說
是頌曰
吾了平等法　則捨女人身　各各成佛聖
當爲世最上
復有八百八十万清信士清信女悉
懐道迹想往来不還念即從坐起叉
手立佛前心同意等俱共頌宣而頌曰
吾等念心淨　譬如琉璃器　於是當捨家
興佛之法教
復有六十億姟彼諸天人住于虛空
而雨天華散於佛上俱供養世尊即
下叉手立於佛前而歌頌曰
吾本懐諸乘　果想亦如是　今日以永除
覺成无上道

阿惟越致遮經降魔品第十二

于時無數百千比丘舍利弗目揵連
須菩提阿難律離越劫賓奴等從坐
起叉手而立白世尊言吾等今日聖
道具足不違大意降棄魔怨備究五
逆得悉五樂成就邪見捨離正見吾
等今日已言无數万千人命悉成佛

道至无餘界而已滅度時世尊默然
於是衆中无量百千諸来在會聞此
所言而皆狐疑此謂何乎義所趣耶
心懷瞋然如阿羅漢乃與此言豈況
凡夫住者直立坐者默坐不能起立
賢者阿難承聖尊旨悉知无數百千
諸衆心之所念問文殊師利曰聞耆
年言會者皆疑不審所論為何歸趣
又佛世尊默然不言文殊師利乃曰
唯仁阿難此經名曰不退轉輪菩薩
之地是耆年等所可講說諸得不退
菩薩大士目覩信耳阿難又問耆年
何故說此言耶世尊默然此耆年等
於无上正真不退轉也荅曰唯然當
成正覺不復迴還也文殊師利謂賢
者阿難無黠之行則曰其母是諸人
者究盡除害无善思想貪著情色斯
則為父除不善想遠諸情念至无著
意釋凡夫法洗蕩不淨想別聖俗碎
破衆念不壞大法興如来意以除諸
想於一切法無所從生是故耆年講
說此語吾等今日具足五逆所以然
者逆無往反耆年所言成无樂者察

其五樂皆如夢幻影響野馬了知此

慧行无缺減則為五樂所以者何无
有根本設无其源則為盡除乃應平
等講具聖慧即逮法忍此者名曰五
樂備足耆年所說吾等今日得離正
見住邪見者觀一切法皆處邪見欺
哉諸法詐妄至誠盡无所有辟之虛
空非有像貌虛實去來忘无歸趣不
可將護所以者何其本自然計此諸
法則皆平一如諸法等邪見亦然此
比丘輩非等无邪所以者何以離諸
想致佛聖道獲衆覺法飽滿經義而
无所得是故阿難是諸比丘志共說
言吾等今日具足邪見釋於正見此
耆年等所謂今日吾等害无數百千
人命說斯語時不可計无數千万人
神聞之諸法辟若如幻夢影響野馬
蠲除人想无有吾我遠壽命人起衆
德本發大道意無所殖種興脩道義
及餘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捨
我人壽無身之想不復頻更終始之
患所以者何无我人想不盡想永盡
无餘逮致究竟不起法忍故說此言

吾等今日宮無數百千人命斯諸着
年屬者所云今日吾等逮得佛道致
無餘界而滅度者開化无量億百千
人命棄衆塵埃令獲聖道所以者何
皆發无上正真道意說此語時志遠
無所從生法忍以故咨嗟自讃頌言今
日我類拔去情欲成佛道法无塵勞
永除有餘穢故謂我輩今獲大道於
無餘界而滅度矣是賢者等以在大
乘不顧在天惟仁阿難族姓子族姓
女發無上正真道意以起俗事其心
清淨不為俗法之所繫縛乃應發心
越一切義道捨諸想究竟經典則无
餘界而滅度矣是為阿難習菩薩乘
行菩薩者不習日行愚騃之人隨日
念百非明智者所以者何設无此誠
信要御諸天宮殿則无光明便无出
入過去无晦則無晝夜便不思想愚
冥之人興晝夜念菩薩大士寂修太
道習善知識無有穹志晝夜想也所
以者何永除衆念乃致佛道於是文
殊師利則說頌曰
所謂不懷施　愛已計有身　彼若不斷除

則謂不可擬 分別於瞋恚 自然不生想
聖道以无處 彼則不可動 所可數母者
終始所由生 拔去此根無 則謂為宮命
不順念為父 所樂情欲法 是等解本无
究竟莫有根 化之歸无身 不知明所趣
不動無所住 向者故說此 所修羅漢法
凡夫法亦然 諸可盡愛欲 向者故說此
大興有為想 察吾我自然 諸法无所懷
則无音聲說 如來之所知 古昔之所念
即拔此根株 則謂无從生 以捨是想樂
等同而无二 假使曉了斯 則謂平等教
所言五欲樂 俗人讚此五 蠲除非常想
念之如幻化 具是不乏少 則懷愛欲无
以故此等類 世尊前歎之 分別諸罪福
譬之若如夢 究竟无從生 其慧曉了斯
識邪瞋恚法 空寂无能固 邪見為欺哉
彼分別妙智 一切法不實 莫有近法者
虛事不可倚 如虛空无處 普解觀一切
故難為正見 此法則平夷 了慧見正等
厥愚冥之人 起人想則沒 索人不可得
則无有死者 无量人起生 則捨壽命想
便以无衆念 計命者罪重 蠲除衆生想
非有計壽念 以故說此言 吾宮无數人

捨諸塵勞埃　法无應不應　解道无形貌
則无所壞除　降伏諸魔力　逮清淨道法
諸法莫有諍　不起不有滅
時文殊師利說此偈已應時五千懷
狐疑者心開意解獲大光明而得具
成有起無所從生法忍各取身衣供
養奉上文殊師利同時說言願令吾
等致是法慧所說若斯開化羣黎分
別深慧無所罣导亦如仁者
於是世尊讚文殊師利曰善哉善哉
斯最妙勝決諸疑網近佛聖籍賢者
阿難前白佛言文殊師利何所開化
而今世尊讚之如是世尊則曰文殊
師利誘化無數百千人類令入大道
悉解了此深經之義阿難白曰唯然
世尊講不退轉輪入聖軌乎佛言如
是阿難講不退輪興化大道所以者
何文殊師利則是善友導利群黎阿
難又問唯天中天今此比丘立佛前
者悉懷持信奉法之念八等道迹往
來不還无著聲聞緣覺之想此輩之
類發大道意耶世尊告曰是輩懈
廢羸劣心矇无愷悌志難可開化慢

阿惟越致遮經卷中　第卅九張　草

懈不進意在衣食非習深法菓于法剎興有為事憒鬧之緣感於八等迷惑卒暴而不安詳諸根不定放逸其心貢高自大志計有身及壽命人不捨衆瑕犯戒貪嫉想求佛法悉從惡友樂于邪智不肯奉受智度无極順從外緣貪利財色衣食之樂古今以來夙興夜寐而不專精進違失道義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其志懷害轉共諍訟重于罪福不信空无相不願之法譌於衆行不起不滅壞一切法永無有想興之謂也於是佛默然无所加言賢者阿難承佛威神問文殊師利曰何故世尊默而不言文殊師利報曰最於後末五濁世時人法如是不信深經佛故默然阿難又問頗有信者悉不信乎荅曰信者少耳譬如阿難明智者鮮愚冥人多所以者何不樂修行以故不了如是阿難其聞是法鮮有好喜多不欣樂設有信者為衆棄捐不見恭敬所入郡國縣邑墟聚諸人忽笑所以者何宿罪由致陰蓋所覆本功德薄阿難又問向者講

說少有信者義何所趣文殊師利答
曰是輩之類則為捨佛不信大道阿
難白佛唯願演之樂者雖鮮聞佛所
說悉當欣踊尒時世尊周觀四方便
出其舌覆三千大千世界因從舌根
出大光明照恒沙等剎時四部衆承
佛聖旨目覩東方恒沙等國諸佛世
尊咸說此法不退轉輪是間會者悉
遥聞之等无差別四輩之會覩斯變
化一切等心異口同音皆白佛言唯
願大聖遵崇所歎不退轉輪如佛所
言誠不異吾等目視无量不可思議
諸佛世尊講斯深經等无差特唯佛
說之於是世尊還吶其舌告阿難言
厥妄言者寧獲斯舌阿難啓曰不也
天中天奉至誠者開化正義積累功
德遵无數刧聞于大慧乃致此耳是
故聖尊惟當說之設族姓子有信樂
者學雖寡鮮聞是說已覩其明證即
當欣然興之不廢佛告阿難一切四
輩末遺斯典志於馰歸比丘比丘尼
清信士清信女天龍鬼神阿須倫揵
沓和真陀羅摩睺勒聞是經籍得不

退轉當至无上正真道㝡正覺而於
阿惟越致遮經卷中　第三十張　草
此土講於法義等无有異如我今也
尒時四輩及天龍鬼神欣然大悅疑
綱永裂皆手擎華香共散佛上諸有
女人下身寶瓔以散佛上心同意等
普白佛言今日大聖如来至真等正
覺乃无二言佛復告阿難實如所云
誠不有異如来所演實无二言除諸
瑕疵愚冥之貪假使慧觀佛天中天
則獲如願阿難問佛何謂慧觀佛世
尊問之汝不解之乎荅曰不敏安能
及之衆祐告曰假使有人聞能仁佛
皆不退轉成佛聖路所以者何佛道
普慧有益无損除貪恚癡豈况一華
奉如来乎吾滅度後若持舍利供養
專心聽經皆不退轉當成佛耶佛
自歸悉得如意阿難又問精進不疑
言其有人聞能仁佛皆當逮得无上
正覺所以者何設不尒者佛語為異
則有二言佛問阿難如拘類樹蔭五
百車若五百衆處在其下悉蔭覆蓋
其種大小荅曰甚小佛言阿難如拘
類樹其種小小溉灌時節稍稍長大

而布枝葉廣覆四遠況篤佛道聞聖
尊名亦當如是斯種德本漸修其行
非壞不离至於无上正真之道所以
者何此一切法殖種之源永非猗住
羣萌本无故不有敗一切法種无所
倚演阿難問佛唯佛說之是聖本願
諸佛世尊道法然耶佛言本發意願
其聞我名志不轉退成最正覺諸佛
之法皆亦應然所以者何諸佛法等
阿難又問設使等者何用願乎佛告
阿難菩薩大士聞說斯經假使發願
或不興願會當證明逮聞是法阿難
白佛言未嘗有世尊斯法微妙諸佛
世尊乃以大慧開化羣黎佛言如是
如是阿難諸覺洪明多所開化立于
聖言吾於佛土慈愍皷行喘息之類
不惜身命一切所有施而不悋精進
不懈於一切法而无所著行菩薩法
積功累德欲救衆生修深經籍乃得
佛道阿難問佛難及世尊今說此經
弊魔不來廢乱學者不令興德發于
无上正真道耶佛言魔不聞之所以
者何文殊師利神足之變也於是文

殊師利即釋威神時魔波旬遥於虚
空聞講不退法輪之聲聽能仁佛所
説法言心懐恐懼衣毛則竪口説此
言以得勝我共於力勢以空余界无
復國土愁憂涕淚老極憔悴辟如百
歳男子朽耄時魔波旬體變如此四
部兵合集三千大千世界各各異魔
及魔官屬等類諸天往詣佛所兵仗
嚴整衆魔之威逼加菩薩初成佛時
現於身老執杖戰痏面皺皮緩罝四
部兵住於虚空普共遥聞不退轉能
仁佛音心恚得定時魔自知非我所
有孤獨一身而无侍從直前詣佛白
世尊曰今吾一身都无侍從羸瘦老
極无將扶者又无力勢不能自勝以
空我界非有國土如来大慈咸哀衆
生亦可憐我世尊盡度永空吾界而
无扶我給授水漿佛告魔言人種甚
多不可思議假使諸佛日日興盛如
恒沙等發起无量不可稱計億百那
術衆生之類人種不盡魔白佛言唯
然世尊人種雖多今吾孤獨不有徒
使无扶接余假令行道忽極躃地不

能自起頭見安撫得歡喜悦唯願世
尊哀逮撫育使眷屬興佛告魔言且
自安志不聞斯法離於信者悉是汝
伴魔即歡喜善心生矣意與口言吾
當化人雖聞是法令不信樂志懷狐
疑已有猶豫必從我教時魔波旬復
白佛言惟願加哀弘以大慈重見慰
撫令吾踊躍无有憂慼佛向者講聞
能仁名悉不退轉必當逮成无上正
眞之道願聖默然勿宣是旨是羣萌
黨聞便加精進立于大道佛報魔言
汝且安心勿得懷懅當令衆生不立
道意存於人種人人各安使不動搖
不震于色痛想行識佛當開導不離
邪見非立正觀及六十二諸所疑惑
一切無動不念過去當來今現在非
離宮羣生煞盜婬嫉妄言兩舌惡口
綺語及嫉恚疑亦不勸人入于正道
亦不化人於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
心智慧亦不教人導奉四恩惠施人
愛利人等利一切救濟合度无所猗
動不想人種无念父母兄弟妻子及
與男女糶除親友夙夜日月一月半

月諸動之想波旬且安吾當勸人令
除六度无極思想及大道意力无畏
根力覺意八正之行佛法聖衆及一
切智道義之想化諸羣黎於一切法
使不動轉時魔歡喜不自勝即於其
處顏色窈窕面目光澤華散佛上遶
佛三帀則偈說曰
平等覺世尊　吾心本欣踊　正覺言无特
所造必如意
於是魔波旬說此偈已即還天宮與
諸眷屬五樂自娛不復憂慼發大意
者世尊說此降魔品時三千大千剎
土六種震動阿難白佛今魔威德地
大動乎佛言講是降魔品時六萬四
千人得不起法忍阿難又問寧有狐
疑不了者世尊曰向者見此患懷疑
結心各念言余以聞之此語何謂何
所歸乎不復相見阿難白佛惟願世
尊達為衆會現大光明決其疑網所
以如来為魔說之波旬且安吾化羣
黎使不住道於是衆生界而不動搖
不發道意无倚智慧不捨邪見不處
正觀於六十二疑而不轉移亦无去

来現在之想非離煞盜貪婬妄言綺
語兩舌惡口及嫉恚疑令不施與戒
忍精進一心智慧不順父母兄弟妻
子无有晝夜一月半月離是衆想亦
非動搖令不奉六度無極及无所畏
根力覺意佛法聖衆并一切智使不
轉移波旬且安吾當開化一切衆生
使不動義不立於行唯然世尊所因
講斯速分別之使此會者无餘疑結
心開意解及於後世邊地諸國遭值
聖明稟受經典持諷誦讀勿復猶豫
尒時世尊則說頌曰

聖道无所住　慧軌非有處　說此大義時
人解及應造　塗及一切人　无二不有處
佛以是故說　今覺非有處　莫能動衆生
人種亦如之　一切不有形　至竟无所獲
群黎類皆空　人界不可思　彼則普无念
曉了一切慧　衆人不可動　假名曰身命
四大而合成　此滅度空寂　分別五陰空
自然不有動　滅度不可獲　設捴而不移
陰止无所處　曉了不吾我　離形寂然空
究竟非有著　身與五陰同　義行亦如之
无行以為行　諸陰猶虛空　所謂寂定界

不起亦不生 斯諸陰蓋入 未能傾轉者
計已身吾我 其法莫揺者 尚不獲吕震
故佛說此言 衆生不侵欺 計本不可得
逮之而无心 自然不可獲 所可去諸見
凡有六十二 無自然如斯 猶如水中月
其六十二見 譬之若如影 離有形无我
自然不動震 過去當来想 現在亦如之
諸想无處所 譬之如野馬 是法空无念
計人不可得 諸衆生无處 則不可動揺
其人喜煞生 由入大曠野 立志於滅度
故不可動揺 雖轉於衆生 彼則无所有
計日不可得 則日而不動 說道有過去
未嘗有生者 佛以了故說 人而不可動
假使煞生者 法施无思議 以乃成道慧
彼則不可動 所謂邪婬者 愛欲无可得
以故分別說 彼則不可動 其妄言之法
起者不有脫 精進而獨尊 彼則不可動
兩舌及惡口 讒言亦如是 觀一切諸誨
如幻如无形 皆无有處所 不可有所倚
諸陰譬如響 其念莫有者 所謂不懷施
愛已計有身 聖道以无處 彼則不可動
分別於瞋恚 自然不生想 彼若不可斷
則謂不可揺 曉了衆邪見 奉修於正法

起度諸有言　彼則不可動　離勸助智慧
一切寶清淨　慇哀著色財　蠲捨衆惡罪
所見及奉戒　捨遠於聖道　智慧不興此
莫求於正真　異學懷邪心　斯外諸忍辱
等求平等道　不倚於无為　精進于三事
異道之明說　是不歸聖慧　此謂明智行
多修於三昧　倚一切諸想　非佛之所歎
亦不勸助彼　愛欲之瑕痏　非明哲之攝
得不興衆想　佛慧不可量　菩薩行勇猛
攝取衆生類　則為說此義　雖受无所動
寂除衆生想　則發菩薩意　道意无所起
彼則不可動　恩父母兄弟　姊妹及男女
一切猶如幻　彼則不可動　一切是諸念
計之无所有　群黎法志空　彼則不可動
其夙夜之想　一月十五日　一切除想念
譬如野馬水　布施奉禁戒　忍辱精進想
一切於此念　是諸想不動　定意之智慧
菩薩之道力　修於无所畏　釋除諸妄念
覺意及思道　免去聖軌慕　明智未嘗動
不為諸想惑　佛法之所求　如此衆聖想
无有若干念　言行之所動　佛慧无量导
道想之所依　則為遠佛道　佛聖非思議
佛分别說化　魔品時十億　之衆壞除

疑網成就大明逮不起法忍得法忍
已一切同心説此偈言
弭道之尊聖 佛軌忽无思 為吾等大師
道畾斷狐疑 具一切光明 使住佛明道
其耀照十方 目覩億千佛 普見衆廣无
蒙色无所著 蒙世尊之恩 吾等法眼淨
尒時百億人衆各脱身衣以覆佛上
供養大聖則歎斯言令一切人逮聞
此法光明具足所願必獲阿難白佛
其有聞是闓化魔經受持諷誦為得
何福佛言其福大浩阿難復問何謂
為浩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則旦供
養百佛日中晡時人定夜半天曉晝
晝各各供養百佛世尊一日一夜中
合六百佛一切所安隨其所宜如此
比像具足千歲其福多少阿難言福
大多大多天中天不可為喻佛言假
使是分别魔經受信不疑德過於彼
佛說阿惟越致遮經卷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